

欽定元史

卷百七
十八之
八十三

元史卷一百七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五

梁曾

梁曾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皆以曾貴贈安定郡公曾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爲中書省掾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符久之陞員外郎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江宣撫司事明年除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爲襄陽府所奪曾按圖

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末爲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輸布民便之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選曾使其國召見賜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行至安南語祕不傳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曾又獻方物帝封遺愛爲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復以親老辭召至京師入見內殿有旨令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襲衣乘馬弓矢器幣以禮部郎中陳孚爲副十二月改授淮安

路總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
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部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
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卽回館旣而請開
雲會門入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燇
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
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燇大感服三月
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詣闕請罪並上萬壽頌金冊
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曾爲贖曾不受以還
諸陶子奇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燇往復議事
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

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尔何敢尔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語安南事至二鼓方出明日陶子奇等見詔陳其方物象鸚鵡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爲福人且問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讒曾受安南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尋賜白金一錠金幣二勅中書以使安南三珠

金虎符與之仍乘傳之任淮安到官興學校勵風俗河南行省事有疑者皆委會議之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戶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戶請禁莫夜鞠囚游街酷刑朝廷是之著爲令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明年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賜三珠金虎符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葬扶柩北歸至長蘆有旨賜鈔一百錠使營葬十年召爲中書參議嘗預燕賜只孫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尋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四年以疾辭歸勅

賜藥物存問備至皇慶元年仁宗以曾前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致仕不允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曾與諸老議之延祐元年奉詔代祀中岳等神還至汴梁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通賓客惟日以書史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有大星隕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劉敏中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銜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亟稱之

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
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主事拜監察
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其
鄉旣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
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被劾吾固不
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旣爲同僚又爲交友不能諫止亦
不無過也出爲燕南肅政廉訪副使入爲國子司業遷
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
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山北諸郡守令恃貴倖暴橫者一
繩以法錦州雨水爲災輒發廩賑之除東平路總管擢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九年召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
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
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崩姦
臣希中旨贊其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卽位召敏
中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
商議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
事俄改治書侍御史出爲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
慰使遂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召公卿集議弭災之道敏
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不懷
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古雍容

不迫每以時事爲憂或鬱而弗伸則戚形于色中夜歎
息至淚濕枕席爲文辭理備辭明有中菴集二十五卷
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
諡文簡

王約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約性穎悟風格
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
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承
旨火魯火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兼司徒府掾旣而辟掾中書除禮部主事二十四

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請建儲及修史事時丞相桑哥銜參政郭佑爲中丞時奏誅右丞盧世榮等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寃按治成都鹽運使王鼎不法罷官除名轉御史臺都事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又以約與之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約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陝西詔從之出賑河間饑民均覈有方全活甚衆三十一年遷中書右司員外郎四月成宗卽位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却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

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
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於六部調兵部郎中改禮部郎
中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
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從而行之拜翰林直學士知
制誥同修國史奉詔賑京畿東道饑民發米五十萬石
所活五十餘萬人因條疏京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賑
之中書用其言民獲以甦高麗王距年老傳國子諫有
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及諫朝京師潛使人賂用事者
留諫不遣距復位乃委用小人厚歛淫刑國人羣愬于
朝中書令執其首惡繫刑部其黨復不悛奏屬約驗問

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
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耶臣感泣謝曰
臣年耄聽信愴邪是以致此今聞命矣願奉表自雪且
請子諫還國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者治翼日約逮捕覆
按其罪流二十二人杖三人黜有官者二人命故臣洪
子藩爲相俾更弊政罷非道水驛十三免耽羅貢非土
產物東民大喜還報稱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
御史讞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閱諸獄決二
百六十六人當死者七十二人釋無罪者八十六人平
反吳得誠寃嫁良家入倡女十人杖流元旦帶刀闌入

殿庭者八十人因議鬪毆殺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爲令
又以浙民於行省南臺互訟不決命約訊之約至杭二
十日而理省臺無異辭特拜刑部尚書以錄前功大德
十一年仁宗至自懷州肅清宮禁以平章賽典赤安西
王阿難荅與左丞相阿忽台潛謀爲變命刑曹按責其
狀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榜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宗
富寧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庫官
吏獲免監察御史言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濕約謂
必積氣所蒸驗且堪用釋守者罪宗王兄弟二人守邊
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卽上馬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

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約慮囚曰兄之
奴卽弟之奴况殺之有故立釋之遷禮部尚書請定丁
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之徵皆從之京民王
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
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
人且不絕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
日耶改前議而斥之柴氏初無子命張氏子後旣得己
子張出爲僧柴之子又歿僧乃訟家產詔約詰之約問
曰汝出家旣分承汝師衣鉢又何爲得柴氏業乎僧不
能荅遂歸柴氏應後者至大二年正月上武宗尊號及

冊皇后凡典禮儀注約悉總之如制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卽日還上京初安西王封於秦旣以謀逆誅國除版賦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以問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年進太子副詹事約抗章諫節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耶約曰詹事東宮官也預樞密事可乎仁宗復召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

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宮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警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色慙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仁宗止之稱善再三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薦翰林學士李謙爲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淮安忠武

王伯顏祠于杭皆從之仁宗以詹事院諸事循軌大喜
面賜犀帶力辭又賜江南所取書籍亦辭仁宗常字而
不名論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又謂中丞朶
觶曰在詹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一日
仁宗西園觀角觝戲有旨取繪帛賜之約入遙見問曰
汝何爲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卽
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四年三月仁宗正位宸極欲用
陰陽家言卽位光天殿卽東宮也約言於太保曲樞曰
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卽位於大明殿中書
奏約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帝大怒特拜河南行省右丞

約陞辭帝賜卮酒及弓矢先是至大間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命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並緣爲奸田猶未給約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詔更銅錢銀鈔法且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衆以方詔命爲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丞相卜憐吉台贊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大悅遂徧行天下南陽字木魯翀以書謁約大奇之卽署爲郡學正旣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皇慶改元元日詔中書省曰汴省王右丞可卽
召之約以三月一日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推
恩三世贈諡樹碑約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台勲
闕舊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建議行封贈禁
服色興科舉皆著爲令甲上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
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府
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用皆
除擢有差辯奏故左丞寶履有遺腹子棄外宜收養歸
宗爲寶氏後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奏遣大臣
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毆

母寘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訐其弟厭詛者讞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歷驗其日良信乃立縱之使還拜樞密副使視事明日召見賜酒帝謂左右曰人言彥博老病朕今見之精力尚強可堪大任也是夕知院駙馬塔失帖木兒宿衛帝戒之曰彥博非汝友宜師事之至治元年英宗卽位帖木迭兒復相約辭職不出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年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以其祿居家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又嘗

奉詔與中書省官及他舊臣條定國初以來律令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詔下中書雜議約對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公像歸祠而事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泰定元年奉詔廷策天下士第八刺張益等八十五人始增乙科員額至一十五人天歷元年文宗踐祚約入賀賜宴大明殿帝勞問甚歡時年七十有七平居襟度和粹謙抑自持後進謁見必加禮貌俸祿所入布散姻族外

及貧士從父居貧月奉錢米餽肴膳事之如父歲時朔望携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戀謹時祭及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爲矜式至順四年二月巳酉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嗟悼以尚醞二尊遣徽政院臣臨弔致奠勅中書省以下賻贈有差是月庚申葬城西岡子原約平生著作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四卷潜丘橐三十卷行於世子思誠奉議大夫祕書監著作郎

王結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逖勤以質子軍從太祖西征娶阿魯渾氏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結生

而聰穎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嘗從太史董朴受經
深於性命道德之蘊故其措之事業見之文章皆悉有
所本憲使王仁見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餘游京師上
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
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
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
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
用之時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
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于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卽位
以仁宗爲皇太子大德十一年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爲

典牧太監階太中大夫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卽位遷集賢直學士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登于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巨鹿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勵多士遷揚州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江東廉訪司事辭不赴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爲斗門以泄之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爲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

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
于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鏞
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以結充讀卷官遷集
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食地震烈風之異結昌
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
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是歲詔結
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訓證時政之失冀帝有所
感悟中宮聞之亦召結等進講結以故事辭明年除浙
西廉訪使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
東大水穀價翔湧結請于朝發粟數萬石以賑饑民召

拜刑部尚書天歷元年文宗卽位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司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時迎立明宗于朔方明宗命文宗居皇太子位於是遣大臣奉寶北迓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製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或致人于死而籍其妻孥貲產者結復論之近侍益怒譖詆曰甚遂罷政又命爲集賢侍讀學士丁內艱不起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與

張起巖歐陽玄修泰定天歷兩朝實錄拜中書左丞中
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
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陳其不
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
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
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
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
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
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有二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
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

識者以爲名言晚遂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及卒公卿唁于朝士大夫弔于家曰正人亡矣四年五月詔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于世

宋衛

宋衛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衛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十有五年趙璧經畧河南聞其名禮聘之中統三年擢翰林修撰李璫畔璧行中書省事於濟南至元五年大兵守襄陽璧行元帥府事衛皆從焉軍事多所咨訪六年高

麗權臣林衍廢其國王而立其弟溫詔遣國王頭輦哥暨璧將兵討之以衛爲行省員外郎持詔徙江華島居民於平壤復命慰勞良厚仍賜衣段授河南路總管府判官不赴十三年入爲太常少卿屬省官制行兼領籍田署事十六年太子以耆德召見應對詳雅大愜睿旨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幄開論爲多十八年除祕書監十九年江西分地當署郡邑守令皆命衛銓舉二十年初立詹事院首命衛爲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二十三年卒有秬山集十卷行于世

張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杭州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受
迪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舉進士監臨安府
都稅院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入本朝至元二十三年
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二十八年
擢爲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帝前者遣使
召問明年入見帝問冗官風憲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
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
學士進階奉訓大夫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
行省檄按疑獄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卽家拜翰林
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上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

卷藏于家

元史卷一百七十八

元史卷一百七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六

賀勝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
嘗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
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輒屏左右獨留勝許聽之出
則參乘輿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
年乃顏叛帝親征勝直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輒至勝傳
旨飭諸將詰旦合戰還侍帝側矢交帳前勝立侍不動

乃顏既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勝解衣以身溫之
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
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鞵縱象乘
輿乃安勝退劄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
學士領太史院事賜一品服盧議世榮桑哥秉政勢焰
熏灼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肯爲之下桑哥欲陰中之
累數十奏帝皆不聽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罷尚書省
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
遂相完澤而以勝參知政事三十年僉樞密院事遷大
都護大德九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爲上都留守兼

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既至通商
賈抑豪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
權貴子弟奴隸有暴橫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年進
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
赤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民高氏籍虎
賁以賁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使其部曲強
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輒發倉廩賑
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
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德之爲立祠
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

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臥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
闈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毆負
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數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
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爲直勝素惡鐵木迭兒貪
暴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朶兒只
楊朶兒只以語監察御史玉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
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鐵木迭
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爲言僅奪其
印綬而罷之及英宗卽位在諒闇中鐵木迭兒遂復出
據相位乃執楊朶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守住同日

戮于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
百姓爭持紙錢哭于屍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冤贈推
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泰
國公諡惠愍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王改諡忠宣子
二人惟一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丞相監脩國史左惟賢
太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均太子詹事

楊朶兒只

楊朶兒只河西寧夏人少孤與其兄皆幼卽知自立語
言儀度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

遷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朶兒只與李孟先
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剌哈孫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
還京師朶兒只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嘉賴焉親解
所服帶以賜旣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爲太中
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衆敬憚之會兄
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事寡嫂有禮待兄
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
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
顧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誅之朶
兒只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

者民大悅服帝他日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朶兒只爲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爲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特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朶兒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

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朶兒只爲侍御史帝
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爲之改
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
深譖不得行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
閻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朶兒只以失大體
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冀不問
朶兒只劾而杖之幹來媿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
叵測朶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
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爲昌平
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困納璘朶兒只又言曰以御

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朶兒只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朶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朶兒只曰家世寒微

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
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
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害而死年四十二初武宗崩皇太
后在興聖宮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卽位因遂相
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徽政近臣復再入相恃勢
貪虐克穢愈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御史中丞蕭
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朶兒只自
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
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賀伯顏出
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

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誦得解去朶兒只廉得其所受弼賍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逃匿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能得朶兒只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朶兒只至官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爲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

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
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
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
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朶兒只曰中丞之職
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其有今日耶鐵
木迭兒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朶兒只顧
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爲是犬彘事耶坐者
皆慚俯首卽起入奏未幾稱旨執朶兒只載諸國門之
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

視以目英宗卽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權勢旣成毫髮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臣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以病死會有天灾求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稱蕭楊等死甚寃是致不雨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善之遂請於帝詔昭雪其寃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愍朶兒只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

子不花

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爲學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民饑先捐已貲以賑請未得命卽發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天歷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

祖宗艱難所致國家大事何與於民汝等既昧逆順又欲殘此無辜吾有爲民死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旣爲國死吾縱爲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蕭拜住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也曾祖醜奴有膂力善騎射識見明敏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歲庚午國兵南下金將招燈必舍遁醜奴於暮夜潛領兵三千人力戰不克矢中其胸遂開關遣使納降太祖命醜奴襲招燈必舍追

及平灤降之因攻取平灤檀順深冀等州及昌平紅螺
平頂諸砦又兩敗金兵於邦君甸授檀州軍民元帥太
祖方西征醜奴驛送竹箭弓弩弦各一萬擢檀順昌平
萬戶仍管打捕鷹房人匠卒于官後追封順國公諡忠
毅弟老瓦始以楊城漁寨來降爲醜奴弟充質子多立
戰功襲檀州節度使言安以水柵未下陰誘湯河川人
叛去老瓦追之不克死焉醜奴于青山中統元年襲萬
戶至元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宋還授湖北提刑按察
使追封順國公諡武定青山子哈刺帖木兒少事裕宗
於東宮典宿衛仕爲檀州知州追封順國公諡康惠拜

住乃哈刺帖木兒之子也嘗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爲禮部郎中擢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譖於近侍曰知州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帝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姬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姬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宗卽位起復爲中書左司郎中出爲河間路總管召爲右衛率使遷戶部尚書遂拜御史中丞皇慶元年遷陝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除典瑞

院使超授銀青榮祿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卽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鐵木迭兒怨拜住在省中牽制其所爲又發其姦賊專制等事遂請依皇太后旨并前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皆殺之帝曰人命至重刑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之若果無寃誅之未晚竟殺之並籍其家語見楊朶兒只及鐵木迭兒傳泰定間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愍拜住之死有吳仲者潛守其屍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元史卷一百七十九

元史卷一百八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七

耶律希亮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憲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攜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希亮獨留燕歲戊午

憲宗在六盤山希亮詣行在所已而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憲宗崩於蜀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又明年爲中統元年世祖卽位阿里不哥反遣使召主將渾都海鑄說渾都海等入朝皆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旣而渾都海知鑄去怒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監視希亮母子迫脅使從行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遣大將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藍荅兒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渾都海怒詬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爲不知阿藍

荅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荅兒以爲實免其監蒞旣而阿藍荅兒渾都海爲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衆推哈刺不花爲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衆奄至驅至肅州哈刺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刺不花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遺以酒食因釋希亮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川北州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抵葉密里

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也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觀希亮母密知其事攜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孛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從大名王至忽只兒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唆羅海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遣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月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

至孛劣撒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扎孫之地又從至不刺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刺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哈刺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興師還至不刺城與哈刺不花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月至于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升城時希亮母從后避暑於阿體八升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邊至是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召希亮馳驛赴闕六

月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入
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
世祖憐之賜鈔千錠金帶一幣帛三十命爲速古兒必
閣赤至元八年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旣平宋世
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日本可伐否夏貴呂文煥范文虎
陳奕等皆云可伐希亮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
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興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
年太府監令史盧贄言於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丈唯
平陽加一丈諸怯薛互以故爭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
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所截者爲髹漆宮殿器皿

之用甚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贄帝命斬之希亮遇諸塗贄以寃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用讞之竟釋贄而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禿忽思不悞誅此人耶十四年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驛察納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囹圄多囚耳世祖方欹枕而臥忽寤問其故希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帝驚問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脫兒察所傳脫兒察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

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爲令式乃罪脫兒察希亮因奏曰令旣出矣必明其錯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卽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攣謝事而去退居灤陽者二十餘年至大三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久之閑居京師四方之士多從之游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

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錄三十卷目之曰愔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諡忠嘉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曾祖黜公爲金羣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黜公死之祖按竺邇幼孤鞠於外大父朮要甲譌爲趙家因氏爲趙驍勇善騎射從太祖征伐有功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鎮蜀因家成都父黑梓以門功襲父元帥職兼文州吐蕃萬戶

達魯花赤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時年二十有四烏蒙蠻酋叛世延會省臣以軍烏之蠻兵大潰卽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趙國輔桑哥黨也抑不以聞更以告桑哥於是五人者悉爲其所擠而世延幸免奉旨按平陽郡監也先忽都賊鉅萬鞠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二十九年轉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立義倉撤淫祠脩灃陽縣壞隄嚴常灃掠

賣良民之禁部內晏然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
事丁內艱不赴大德元年復除前官三年移中臺都事
俄改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仍爲都事中臺六年由山
東肅政廉訪副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
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壅滯
者三千牘世延旣至不三月剖決殆盡陝民饑省臺議
請于朝賑之世延曰揀荒如揀火願先發廩以賑朝廷
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衆
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肅政廉訪司蒙古軍
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人且軍官或抑

良爲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脩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陞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亡失誅戮省臣藉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樞密院臣以爲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爲輿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罷皇慶二年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元年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

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右丞陛辭帝特命仍還御史臺爲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辭乃解中丞五年進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卽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閑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

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煅煉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稱萬歲帖木迭兒在上京聞

世延出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爲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居於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除集賢大學士明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爲御史中丞又遷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頃爲權姦所誣中書宜偏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經筵開兼知經筵事選揀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加同知樞密院事泰定帝崩燕鐵木兒與宗王大臣議武宗二子周王懷王於法當立周王遠在朔漠而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必歸之天位不可久虛不如先迎懷王

以從民望八月卽定策迎之于江陵懷王卽位是爲文宗當是時世延贊畫之功爲多文宗卽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乞歸田里詔不允天歷二年正月復除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行次濟州三月改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奎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

卽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錢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二年贈世忠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敷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五子達者三人野峻台黃州

路總管次月魯江浙行省理問官伯忽夔州路總管天
歷初囊加台據蜀叛死于難特贈推忠秉義効節功臣
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蜀郡公諡忠愍

孔思晦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簡
默童卯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頌講求
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爲家貧躬耕以爲養雖劇寒
暑而爲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爲子弟師大德中游京師
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臥疾躬進藥
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舉茂才

爲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廩薄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於是孔氏族人相與議思晦適長且賢宜襲封爵奉祀事狀上政府事未決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裔今幾世襲爵爲誰廷臣具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責重

恒懼弗勝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燬于兵後雖苟完而角樓圍墻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又一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有廟已毀民昌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復其田里請置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占于豪民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皆理而復之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于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詔加封聖父啓聖王聖母王夫人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

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早辨則真僞
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共拜殿廷
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旣又重刻宗譜于石而孔
氏族裔益明矣元統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鶴百
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北至正中朝廷
加贈其官而賜諡曰文肅子曰克堅襲封衍聖公階嘉
議大夫旣而進通奉大夫至正十五年召爲同知太常
禮儀院事拜陝西行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擢山東肅
政廉訪使不赴孫希學襲衍聖公

元史卷一百八十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八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

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旣又得賊所書贖吉民丁十萬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陞掾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掾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朱瑄爲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假爲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爲

辨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卽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宗實錄陞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興聖太后旣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修武宗實錄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

士明善首克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爲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修仁宗實錄英宗親裸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于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

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
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
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
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
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
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
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
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
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
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

人將爲復初推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虞集 弟槃 范棹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州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木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致仕娶楊氏國子官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

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
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旣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
歲卽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
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
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
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
楊氏在室卽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
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
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
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爲職而益自充廣不

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卽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爲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卽住責成監學拜臺臣爲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

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爲言先生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致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

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脩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

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英宗
卽位拜住爲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
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
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
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
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
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
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
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
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

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
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
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
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猶難於極其情每選一
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反覆古今
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
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
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
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
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

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
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
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
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二年視其成以
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
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
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
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
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
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

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旣卽位命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捄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歛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歛皆有所助

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旣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睽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爲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爲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媚嫉者多乃舉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

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
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視我
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
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
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
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
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
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
素有歷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修撰謝
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

照磨宋褰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爲之旣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旣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

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爲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夔夔傳旨二人者素

忌集繆言制封營國公集具藁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
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給卽請易
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
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
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說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
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爲動光人龔伯璠以才俊爲馬祖
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相璠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
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
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
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

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
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
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
立其子阿剌忒納荅刺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
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
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
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
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璉後以用事敗
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

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卽家撰文褒錫
勲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
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
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
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
無異己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
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
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已當權門
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

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瀆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
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
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
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
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旣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
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
而去其束修羔鴈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
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歷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
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

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
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
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
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
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
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
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
曰范梈槃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
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癖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己者
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

得以不寃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卽火
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捕至達晝夜告
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
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
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
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
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
曰君自爲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
者爲政若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槃幼時嘗讀柳
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

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兄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嘗以爲聖人之教不明爲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聞諸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爲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

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
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卽有聲
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爲翰林院編
修官秩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
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遷江
西湖東長吏素稱嚴明於僚屬中獨敬異之選充翰林
供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繡
局取良家子爲繡工無別尤甚杼作歌詩一篇述其弊
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疾歸故
里天歷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是

歲母喪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著詩文多傳於世惇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爲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

摯列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
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
人直膽吏牘爾陞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遷國子助
教復留爲應奉南歸省母旋復召還俟斯凡三入翰林
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俟
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歷初開
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以教勲咸大臣子孫文宗時幸
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
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曼碩間出所上太平政
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

重如此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
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
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旣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
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
是破產中書因俟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
今德之與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
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
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
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
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

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
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踰累月侯斯請更其法以事
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祀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
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侯斯引疾固辭旣而天
子親擢爲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卽日就道未至改翰林
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
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侯斯進四等
轉九階蓋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
故微辭與義必屬侯斯訂定而後其言往往寓進獻替
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

賜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鄴南
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
緡白金五十兩中宮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
脫脫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侯斯曰使揭侯斯有一得
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
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侯斯曰儲材爲先
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
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侯斯抗言當兼行新
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侯斯持之益力丞
相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修遼金宋三史侯

斯與爲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侯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史局以侯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爲嗟悼賜

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
追封豫章郡公諡曰文安有勲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
之也俟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
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
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
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
病民者則尤不曲爲之揜覆也爲文章叙事嚴整語簡
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勲
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
文者莫不以爲榮云

黃潛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潛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塩塲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潛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爲獄將成潛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寃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爲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

久不決潛爲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塲監運改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于民有餘則摠其事者私焉潛搏節浮蠹以餘錢還民驩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鈎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往新昌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既至慘郡府下潛鞠治潛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皆杖遣之有盜繫於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其來爲向導逮捕二十餘家潛訪得其情以正盜宜傳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

塘誣者自明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潛獨面折之事乃止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潛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落致仕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階自將仕郎七轉至

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曰文獻潛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爲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水壺三尺纖塵弗汗然剛中少容觸物或竝雷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潛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

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彙二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

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
方之子也輩行稍後於貫潛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
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
父追叩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
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裏
山中益窮諸書奧旨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
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
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
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
未脫稟萊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

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
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
還其隊元不會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
爲絕世之才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蘄絕雄深類秦漢
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
之哉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蘄書院
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諡曰淵穎先
生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

元史卷一百八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九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當金之季張榮據有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淄州之地歲丙戌歸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節迪與其子福實先後羽翼之福仕爲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權府事生東昌錄事判官鐸鐸生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範範生起巖初

其母丘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
誕起巖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縣學教諭
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
得張教諭爲真縣尹吾屬何患焉政成遷安丘中延祐
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脩撰轉國
子博士陞國子監丞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丁
內艱服除選爲監察御史中書叅政楊廷玉以墨敗臺
臣奉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摧辱同列
悉誣臺臣罔上欲寘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
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

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
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卽位詔旨動法祖宗今臺
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
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
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
外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
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襜如陪位百官
望之如古圖畫中所覩帝甚嘉之賜賚優渥轉參議中
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變言部使
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

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悅起巖卽攝衣而起丞相以爲忤已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脩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事御史臺奏除澍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陝西行臺侍御史將行復留爲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召入中臺爲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不少容貸貧民賴以吐氣滹沱河水爲真定害起巖論封河神爲侯爵而移文責之復脩其隄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別怯里不花爲臺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之非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忌與上官多不合詔脩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克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諡曰文穆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眉目清揚可觀望而知爲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不可回

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識者謂其
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脩名聞四裔安南脩貢
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居性孝友少處窮
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
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
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
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
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
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爲仁宗始詔設
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爲第一人論者以爲非偶然也

起巖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峯漫藁華峯類藁金陵集
各若干卷藏于家子二人琳琛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至
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爲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
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
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卽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
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
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
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

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爲平翻豪右不法虐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卽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

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立名棄兵仗羅拜馬
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
繇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
清廉官自來立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召爲
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侍制兼國史
院編脩官時當兵興立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叅決機
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旣而改元天歷郊廟建后立
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
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皆
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立爲藝文少監奉詔纂脩經

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脩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爭之未幾南歸復起爲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脩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

奏皆立屬筆五年帝以立歷仕累朝且有脩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復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湖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立屢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束帶給俸賜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汝潁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立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

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天下
宣赴內府立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
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
八十五中書以聞帝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
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諡曰文立性度雍容含
弘纘密處已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
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
旨脩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
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立
手金縉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

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立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立無子以從子達老後復先立卒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許有壬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潁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

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
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疇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
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寃獄雖有成案皆平翻
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
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
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
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
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爲僞以迎其意筦庫吏而
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
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

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卽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卽疏守庸及經歷朶朶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卽袖疏上之及帝至復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瑣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橫罹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寃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

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日通籍宮禁宜別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日武備廢弛宜加脩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鐵木迭兒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日擢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爲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振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

行爲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惜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淹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迅掃積滯幾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父憂天歷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

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叅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叅議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完卜藉丞相勢宿衛東宮其行頗滌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非禮也衆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

弗之聽中書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僞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劓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兒字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間

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爲叅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
壬極論帝當親祀太廟母后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
相當合爲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不
一而足人皆避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
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
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
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地勢高下甚
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
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旣歿而諸生思之
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

察御史木入刺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
誣鱧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
江淞行省左丞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
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淞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
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
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荅蘭不花銜
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
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
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
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

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爲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爲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

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
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爲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
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
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
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諡曰文忠子一
人曰禎

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自幼穎拔異羣兒旣成童聚經史
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
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往質所得造詣日深

善爲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十始還燕
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爲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
翰林脩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首言逆賊鐵失等
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散身親弑逆以告變得不死
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範黃金爲太廟神主仁宗室
盜竟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
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
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
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皆不報踰月調國
子監丞夏風烈地震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

衛士自北方來者復遣歸乃百十爲羣剽劫殺人桓州道中旣逮捕旭滅傑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朱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戶悅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於中書旭滅傑庇不問本適與議本復抗言鐵失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寃未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衆皆聳聽冬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諸王帥兵征鬱林州徭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敗歸樞密副使王卜鄰吉合言李平徭有功當遷官本言李棄

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寘諸法況可官邪王色沮乃不敢言旭滅傑死左丞相倒刺沙當國得君與平章政事烏伯都刺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其國異石名曰欄者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過爲司憲禡官或有出其門下者三年冬烏伯都刺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命左司員外郎胡夔以詔藁示本乃以星孛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累朝所獻諸物之直擢用自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本讀竟白曰今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禡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累詔法

世祖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
賊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宰執聞本言相視歎息罷
去明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四年春遷禮部郎中天
歷元年冬陞吏部侍郎二年改禮部侍郎是年文宗開
奎章閣置藝文監檢校書籍超大監至順元年進奎章
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冬出爲河東廉訪副使將行
擢禮部尚書三年冬寧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
宮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大
明殿朝賀衆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爲奎章閣學士院丞制學

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兼經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四階官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堅若金鐵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爲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官清慎自持餽粥至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非賻贈幾不能給棺斂執紼者近二千人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本所著有至治

集四十卷行于世諡正獻弟褰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校書郎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諡文清褰嘗爲監察御史於朝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云

謝端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幼穎異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弱冠與尚書宋本同師明性理爲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杠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樞方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爲文眎端端一讀

卽能指擿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語人後二十年若謝端者豈易得哉用薦者署校官不報科舉法行就試河南行省中其舉以內數不會試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陰州事歲滿入爲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盜入太廟失第八室黃金主坐罷去端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不辨尋除翰林脩撰陞待制以選爲國子司業遂爲翰林直學士階太中大夫端善爲政筮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避去部使者行部旁郡滯訟皆委端讞端剖決如流績譽籍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居翰林

久至順元統以來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聖
考妣制冊多出其手預脩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
累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
中外才俊置其中嘗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
識謝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端又與趙郡蘇天爵
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至元六年卒
年六十二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謝端其次云

元史卷一百八十二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

王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戶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與修遼

金宋三史書成擢叅議中書省事調燕南廉訪使至正
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與
大都留守荅尔麻失里使四川首薦雲南都元帥述律
鐸爾直有文武材初四川廉訪使某與行省平章某不
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於平章某瘐死獄中至是伯
延親屬有愬會茶鹽轉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
訪使倉皇去官至揚州死副使而下皆以事罷憲史四
人奏差一人籍其家而竄之餘皆斥去重慶銅梁縣尹
張文德出遇少年執兵刃疑爲盜擒執之果拒敵文德
斬其首得懷中帛旗書曰南朝趙王賊黨聞之遂焚劫

雙山文德捕殺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
乃議文德罪比不卽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
一百守誠至爲直其事他如以贓罪誣人動至數千緡
與夫小民田婚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辭窮
吐實爲之平反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
正之因疏言仕於蜀者地僻路遙俸給之薄何以自養
請以戶絕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祿秩
宜賓縣尹楊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
舉謝晉賢請復文翁石室爲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
采聳動天下論功居諸道最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

丞未上母劉氏歿于京師聞喪亟歸遂遭疾以至正九年正月卒年五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諡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磁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卽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佑誥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教爲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汶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判官召爲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奉翰林文字再轉爲待制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二年拜

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顏專擅威福讐殺不辜邾王之獄燕鐵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鈇趾以舂金鑛舊嘗給衣與食天歷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齧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

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瘐死多寡罪著爲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埧河設埧夫戶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車戶五千七十出車三百九十兩船戶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埧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糧之數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十有一車之存者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晝夜奔馳猶不能給埧夫戶之存者一千八百三十有二一夫日運四百餘石肩背成瘡顛頰如鬼甚可哀也河

南湖廣等處打捕鷹房府打捕戶尚玉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戶阿難荅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簽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邇京師比歲饑饉群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隣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請立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弊船十數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卽萊州洋等處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界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淞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

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松州官吏誣搆良民以取賂愬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愬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某芝麻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復讐今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贓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

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爲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斂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黃河三門立水陸站以達於關陝移牘思誠會陝西河南省憲臣及郡縣長吏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當躬

詣其地衆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嶠石錯出路窮舍騎徒行攀藤葛以進衆億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度其不可乃作詩歷敘其險執政采之遂寢其議召修遼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闕復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闕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超陞兵部侍郎監燒燕南昏鈔忽心悸弗寧已而母病事畢馳還京師侍疾及丁內憂扶櫬南歸甫禫朝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鉄燈千鉄燈千眞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

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五六穗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

拜禮部尚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頗失業命名臣巡行
勸課思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
不感泣緘進二麥豌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召還遷國子
祭酒俄復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
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日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二日寬
內郡徵輸以固根本三日汰冗兵以省糧運四日改祿
秩以養官廉五日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六日復倚郭
縣以正紀綱七日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爲陝西行臺
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十七年春紅巾
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舍思誠會豫王

阿刺忒納失里及省院官於安西正月魯帖木兒耶衆
洵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帖
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戍將
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
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爲京師之庭戶陝西
實內郡之藩籬兩省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
能獨安乎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
有爲國爲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
千倍道來援思誠犒軍于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
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

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報効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衆乃安旣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察罕帖木兒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宜命察罕帖木兒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行樞密院掾史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况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初監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聞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

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封置架閣庫俄起
五省餘丁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給民多愁
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豈輕耶事遂寢十七年召
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臥疾聞命卽起至朝邑疾復
作十月卒于旅舍年六十有七諡獻肅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
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
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
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

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荅而已往年有詔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丁內憂服闋起爲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傅撒都刺以足踢

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爲之震肅出僉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享太室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魯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尙書與修遼金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叅議中書省事視

事十日以史故仍爲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
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撫
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馬兒
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
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
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
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
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遷改集賢侍講學士仍兼祭
酒九年出叅湖廣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訪使尋召爲
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

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脫脫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
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
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
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
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
性自非學臻闡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
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
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浸以事廢驟膺重託負
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
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

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
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文又取史傳及先
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
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
以進詔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
事總百有六篇一日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
類二日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日恭儉
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日聖學如殷宗緝
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
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

廢爲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
當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焉久之陞翰林
學士承旨階榮祿大夫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
臣之所言卽前日所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
諸書叅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
之則萬幾之政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
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李术魯翀

子遠附

李术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

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金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卽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叅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恩溫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軒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軒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倫者於是軒

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
汴梁路儒學正會修世皇實錄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
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
歷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
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翀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
納之尋劾奏中書叅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
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翀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
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覆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
惟尙刑多置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
下初不尙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

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翀因避去頃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勞翀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翀強爲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翀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官多望晉者翀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悉加銓敘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尙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拜住命翀傳旨中書翀領之

行數步還曰命翀傳否拜住歎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翀曰爾可作宰相否翀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以酒觴翀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翀入見帝賜之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書成翀爲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翀乃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使晉州達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

欲緩其事狝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狝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內外嚴置扇鎖晝巡夜警永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狝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狝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嘗字呼子翬而不名命狝與平章政事溫迪罕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狝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狝爲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

帝偶取笏視曰此爲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翀竣事
上天歷太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
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祇承神御殿
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翀來何緩太
禧院使阿榮對曰翀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
緩耳太禧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魯子
翀飲食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翀所談
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
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貲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
諸生素已望翀至是私相歡賀翀以古者教育有業退

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
翀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摶
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
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
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
帝師不爲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
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
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
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馬祖常史顯夫及翀六人
商論國政翀以大位不可久虛請嗣君卽位早正宸極

以幸天下帝既卽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翀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爲宜從翀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翀召其妻詰之曰汝爲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故歸鄉里明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諡文靖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

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
簡奧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其居國
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
有尚及翀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翀廕調
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
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
死遠妻雷爲賊所執賊欲妻之乃詆賊曰我曾叅政冢
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賊醜其言
將辱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

李河

李洄字漑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卽穎悟彊記作爲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歎異之力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未幾以親老就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掾非其志也及考除集賢院都事轉太常博士拜住爲丞相聞洄名擢監修國史長史歷秘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泰定初除翰林待制以親喪未克葬辭而歸天歷初復以待制召於是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克學士員洄數進見奏對稱旨超遷翰林直學士俄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洄旣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

有大議必使與焉會詔修經世大典河方臥疾卽強起
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以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旣進奏
旋謁告以歸復除翰林直學士遣使召之竟以疾不能
起洞骨骸清峻神情開朗秀眉踈髯目瑩如電顏面如
冰玉而唇如渥丹然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
也其爲文章奮筆揮洒迅飛疾動汨汨滔滔思態疊出
縱橫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河每
以李太白自儼當世亦以是許之嘗游匡廬王屋少室
諸山留連久乃去人莫測其意也僑居濟南有湖山花
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石文宗嘗勅虞集製文以記之

河尤善書自篆隸草真皆精詣爲世所環愛卒年五十
九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脩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
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由
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
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
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
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
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

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卽舟中取斧並斫殺之沉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

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
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
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
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
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况不
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爲監察御史
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
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
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
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

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叅贊官後至元二
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
出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爲樞
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
復爲吏部尚書陞叅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
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
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
叅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學
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已悉
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

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江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湖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爲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畧之密節制之

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
年五十九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
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
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
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
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
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
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藁云